

汉语复合词的论元结构*

邓思颖

提要 汉语复合词主谓式属于“少数派”，以施事为主语的复合词在汉语是不存在的，主谓式复合词的主语基本上属于客体。既然汉语复合词没有轻动词，也就没有施事。客体跟轻动词没有关系，即使复合词缺乏轻动词，也没有影响到客体的出现。汉语词法的所谓主谓式复合词在形式上都应该分析为偏正式，“偏”在词法上属于附接语。究竟偏正式复合词应该理解为主谓关系还是修饰关系，主要是一个功能的问题，而不是形式的问题。

关键词 复合词；施事；题元关系；论元结构；轻动词

一 引言

按照生成语法的观点，题元关系(thematic relation)由句法结构来决定。此观点虽然可以解释句子层面的题元关系，但复合词内的题元关系透过什么方法来决定？众所周知，汉语的句法和词法有密切的关系，词法结构的关系基本上跟句法结构的关系是一致的，汉语复合词的结构往往可以理解为“微型”的句法结构(Chao 1968, 朱德熙 1982)。如果这个思路成立，句法学的分析怎样影响词法的题元角色？本文希望透过对汉语复合词的研究，从复合词组合的形式，分析各种题元关系，并且联系轻动词理论，探索轻动词在句法和词法所扮演的角色。

二 题元关系与句法结构

经过 Gruber(1965)、Fillmore(1968)、Jackendoff(1972)、Freidin(1978) 等学者的研究，论元(arguments)^①和动词之间的语义关系在语法研究里成为一项重要的课题，并且成为生成语法学的一个原则，称为“题元理论”(theta theory)(Chomsky 1981)。根据这个理论，在句子里的各个论元从谓语获得一个题元角色，例如“施事”(Agent)、“客体”(Theme)等。^②题元角色是透过谓语指派给各个论元，因此，只有那些跟谓语有密切关系的论元才可以获得题元角色。

在这个基础上，Larson(1988)、Baker(1988)、Grimshaw(1990) 等人认为指派题元角色在句法结构里遵守一定的次序，由低至高指派题元角色，形成层级，能够体现在句法结构里，而且在人类语言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比如说，按照(1)的题元层级，右边的“客体”指派给句法结构比较低的论元，左边的“施事”指派给处于句法结构最高位置的论元。题元角色这样的指派方

* 本文初稿发表于“第十四次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上海财经大学 2006 年 10 月)。本研究获得中国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形式语法’理论与汉语句法重大问题分析”(编号 05JJD740184)的资助。本文所用语言学术语的汉语翻译基本上参考沈家煊所译的克里斯特(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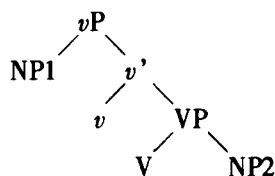
式,正好解释了为什么施事和客体往往分别赋予给句子的主语和宾语,很少会倒过来。

(1) 施事 > 客体

除了上述(1)所提及的施事、客体等题元角色外,人类语言还有一些为数不多的题元角色。虽然不同学者的分析结果不尽相同,但大致的共识是题元角色的数量不会过多。为什么题元角色的数量不会太多?为什么指派题元角色的层级具有普遍性?要解答这些问题,Hale和Keyser(1993)认为答案跟形式结构有关。决定论元的题元角色并非光靠一个动词,而是要看整个论元结构。简单来讲,出现在某个特定位置的论元,就会获得某个题元角色。因此,题元角色的数量受制于由结构所能提供的论元数量。既然题元角色最终由结构来决定,所呈现的题元层阶自然跟层次有关,题元层级正是结构层次性的“副产品”。为便于讨论,以下集中在施事和客体这两个题元角色。

基于Hale和Keyser(1993)对论元结构的分析,Chomsky(1995)利用“轻动词”(light verb,简称“v”)分析句子结构,Huang(1997)也曾论证汉语句子拥有轻动词的结构。树形图(2)是一个及物(transitive)和使役(causative)的构式。

(2)



从题元关系来考虑,位于轻动词短语 vP 内的“NP1”诠释为施事,^③而位于动词短语 VP 内的“NP2”则诠释为客体。沿着这个思路,我们可以这样说:每个题元角色跟某些特定的结构位置有关。获得客体角色的论元在动词短语之内,而获得施事角色的论元则必需处于轻动词短语之内。反过来说,没有轻动词就没有施事,但没有轻动词却不会影响客体的出现。以下的讨论利用汉语双音节复合词作为研究对象,证明题元角色的指派的的确跟结构有密切关系,支持Hale和Keyser(1993)、Chomsky(1995)、Huang(1997)等对题元关系的基本主张。

三 主宾语在复合词的不对称现象

按照一般文献上的分类,汉语复合词(或称为复合式合成词)内部的结构大致上可以分为述宾式、述补式、偏正式、并列式和主谓式五种。虽然这五种类型都是汉语常见的复合词,但是它们的分布却并不平均。

汤廷池(1989)指出,主谓式复合词的形成远远比不上其他四种结构。他还发现以形容词为谓语的主谓式复合词,在词性上多属于形容词,例如“心烦、性急”。至于以动词为谓语的主谓式复合词,在词性上多属于名词,是一个离心(exocentric,汤廷池译作“异心”)构式,例如“冬至、兵变”。只有主谓式复合名词或形容词转类才有动词的用法,例如“他常头痛”等。

此外,关于汉语的新造复合词,汤廷池(1989)发现汉语常以偏正式来造名词,表达新奇的事物、概念、事态或现象,例如“帅哥、干洗”;而常以述宾式复合词来创造动词,表达新奇的动作或行为,例如“飚车、跳槽”。这两类占了新造复合词的绝大多数。而以主谓式、述补式、并列式等造新词的机会较少。至于那些主谓式新词,汤廷池(1989)认为也有可能把部分的例子分析为偏正式,例如“脑死、胎动”等。

汤廷池(1989)的观察基本上可以得到其他研究的证实。周荐(2004)根据他从《现代汉语

词典》所收集的 32,346 个“双字格”汉语复合词,统计出以下的数字:^④偏正式:16,411(50.7%),并列式:8310(25.7%),述宾式:5,030(15.6%),主谓式:380(1.2%),述补式:300(0.9%),其他:1,915(5.9%)。从这个统计数据我们可以发现,除了述补式以外,主谓式在众多复合词当中属于“少数派”。比较周荐(2004)的统计和汤廷池(1989)的观察,两位相同之处,就是发现汉语的主谓式复合词相对地比较少,而偏正式和述宾式复合词相对地比较多。

朱彦(2004)从《汉语水平考试词典》、《现代汉语新词词典》和《现代汉语词典》三本辞书收集了 4,236 个双音节复合词,并且对这四千多个复合词作了详细的分类。根据她所收集的语料和分类,我们把各类复合词的数字重新整理,发现主谓式复合词只有 51 个,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一。^⑤相比之下,述宾式复合词的数量就得多得多,一共有 564 个,约占总数的百分之十三。主谓式和述宾式的差异,反映了复合词里主宾语不对称的现象。

复合词的主宾语不对称现象,可以在第一语言习得的研究得到印证。汤廷池(1989)根据所记录的儿童习得的语料(4岁4个月至4岁11个月),发现在 213 个双音节复合动词中,符合主谓式的复合动词只有一例“脚疼”,其他的例子主要是述宾式和述补式复合动词。

从历时角度来看,主谓式复合词一直是汉语的“少数派”。根据程湘清(2003)的研究,主谓式在复合词当中历来都是占最少的。他指出主谓式复合词在先秦刚刚出现,数量极少。东汉《论衡》的 2088 个复合词当中,主谓式只有 14 个,占不到百分之零点七。南北朝《世说新语》的 1686 个复合词当中,主谓式只有 17 个,占百分之一。《敦煌变文集》的 3317 个复合词当中,主谓式只有 40 个,占百分之一二。

综合上述学者的调查和观察,可得出结论:汉语复合词主谓式的数量远远比不上述宾式,明显呈现主宾语不对称的现象。换言之,复合词有宾语的机会比有主语的机会大得多。

四 主谓式复合词的题元关系

本节考察汉语复合词的“少数派”——主谓式,看它们所呈现的题元关系。首先把朱彦(2004)所收集的 51 个例子罗列于下,以便讨论。语义关系的名称和分析引自她的原文。

(3) 主谓式复合词的语义关系(朱彦 2004)

- a. 主事—动作:质变,日食,月食,位移,地震(共 7 个)
法定,内参,国营,军用,面对(共 12 个)
户产,户办,国产(共 3 个)
- b. 事物—性状:气短,胆怯,锋利,水荒,心寒(共 17 个)
- c. 施事—动作:民用,民主,官批,目睹,自聘,身入,心入,自律,自激(共 9 个)
- d. 遭遇—动作:肠断,下痿(共 2 个)
- e. 领事—关系:国有(共 1 个)

纯粹从数量上考虑,(3a)的“主事—动作”一类最多。所谓“主事”,是“非自主动作谓词所联系的动作主体”,即该动作的“发出者”或“发生者”(朱彦 2004:57)。第一组例子(即“质变”组)的动作没有指向一个动作的“牵涉者”,第二组例子(即“法定”组)隐含了一个动作的“牵涉者”,而第三组例子(即“户产”组)则隐含了一个“结果”,即“事物的活动或事件的发生发展造成的结果”(朱彦 2004:61)。除了这些分别外,这三组例子的主语都是所谓“非自主动词”的“主事”。按照题元角色的划分,应该属于客体角色。(3b)的“事物—性状”的关系是说明“事物和事物的性质或状态”(朱彦 2004:169)。按照题元角色的分类,所谓“事物”应该属

于客体角色,作为表示“性状”的谓语所陈述的对象。(3d)的“遭遇-动作”的“遭遇”,往往有一种“不好的影响”,这种“不好”的意义来自表示“不可自控的遭受义”的“非自动词”(朱彦 2004:58)。虽然这一类复合词的谓语和前文提及的“主事-动作”的谓语都是“非自动词”,但唯一不同之处是主语有没有那种“遭受义”。按照题元角色的分类,“遭遇”和“主事”同属于客体,只不过前者有一种“不好”的意义,而后者没有。(3e)的“领事-关系”只有一例“国有”,“国”是“领事”,是表示领属关系谓语“有”所涉及的主体事物(朱彦 2004:58,184)。领属关系往往表现为偏正式(定中)的名词或名词短语。如果按照题元角色,“国有”的“国”应该拥有领属者或客体角色。(3c)的“施事-动作”的“施事”,是自主动作谓语所联系的动作主体(朱彦 2004:57)。在主谓式复合词当中唯一拥有“施事”的例子,只有九个。相对于其他以客体作为主语的主谓式复合词来讲,属于“少数派”。既然主谓式在汉语复合词里已经属于“少数派”,那么,“施事-动作”就是“少数派中的少数派”。

事实上,“施事-动作”的“施事”是不是真正的施事角色呢?“身入”和“心入”是佛家用语,无论《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还是《国语词典》都没有收录这两个词,应该不属于现代汉语的常用词汇。“民主”一词来自日语,用来翻译英语的“democracy”,而该词来自希腊语的“demos”(人民)和“kratos”(统治),看起来像主谓式。然而,“民主”在古汉语的原意是“民之主宰者”(《尚书·多方》:“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显然不是主谓式。至于“目睹”的“目”,可以理解为状语,表示方式,用来修饰谓语,不是真正的施事(汤廷池 1989, Chung 2006)。“自聘、自律、自激”的“自”,是一个反身代词,意义上是客体,但形式上却作为状语。“民用、官批”的“民、官”虽然看起来像施事,但这两个语素在现代汉语似乎有一种“区别、修饰”的作用,分别表示“民间的”和“属于政府的或公家的”(《现代汉语词典》),或许我们可以把“民用、官批”重新分析为偏正式。^⑥

如果我们上述的分析是正确的话,主谓式复合词的主语(即所谓“主事、事物、遭遇、领事”)基本上属于客体。至于以施事作为主语复合词,从使用频率来看,显然是极少数,而且很多的例子都不属于主谓式和真正的施事。如果我们站在一个极端的立场,甚至可以这样说:以施事为主语的复合词在汉语是不存在的。既然如此,那么:一,为什么没有以施事作为主语复合词?二,为什么以客体作为主谓式复合词的数量相对比较少?以下的两个小节会分别解答这两个问题。

五 施事与主谓式复合词的形成

为什么以施事作为主语复合词在汉语不存在?我们认为这个现象的产生并不出奇,正好用来印证有关题元角色与轻动词关系的主张。我们曾经在前文指出,题元角色的指派跟结构有密切关系。只有轻动词的出现才有施事角色,没有轻动词就没有什么施事。如果汉语没有以施事为主语的复合词,我们自然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汉语复合词没有轻动词。既然复合词没有轻动词,也就没有施事。^⑦

此结论符合理论语言学基本观点。轻动词属于功能词(functional word),只出现在句法的层面而不出现在词法的层面。除非词法允许像(2)那样的结构,否则,由词法所产生的复合词不可能拥有施事角色(位于 NP1 的位置)。有轻动词的(2)是一个句法结构,不是词法结构。只出现在句法层面的功能词,不能进入词的内部结构,这种限制可用“词汇完整性假设”(Lexical Integrity Hypothesis)(Chomsky 1970, Huang 1984 等)解释,即词的内部不受句法的影响。

我们在前文曾经总结指出,汉语复合词明显地呈现了主宾语不对称的现象,即主谓式的数量远远比不上述宾式。假如我们有一个没有轻动词的结构,例如(4),动词V和名词N形成了一个述宾式复合词。作为宾语的N可以理解为客体,轻动词存在不存在并不影响N的题元关系,获得客体角色跟轻动词没有关系。即使复合词缺乏轻动词,也没有影响到复合词内的客体角色。因此,述宾式的大量产生也就不足为奇。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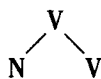
(4)跟前文(2)的动词短语VP部分相似,相同之处都是同属“述宾”,当中的“宾”获得了客体角色。不同之处是(4)是一个词,由词法形成,属于词法结构;(2)的VP是一个短语,由句法形成,属于句法结构。虽然汉语的词法和句法非常相似,但根据我们的讨论,两者的划分仍然很清晰:词法纯粹是词汇词(lexical word)/词根(root)的组合,形成新词,没有功能词的参与;句法是不同的词和短语的组合,包括词汇词和功能词(例如轻动词)的组合,形成复杂的结构。因此,没有功能词的(4)是词法结构,有轻动词的(2)只能是句法结构。

事实上,我们的分析可以在双音节短语的词汇化方面得到印证。李慧(2007)发现,相对来说,主谓式双音节短语的词汇化比述宾式的词汇化少得多、困难得多。在94个双音节短语词汇化的例子当中,述宾式有47个,但主谓式却只有4个,而且主语都不是施事(包括“眼红、脸红、心跳、头痛”)。在我们的分析里,这些现象很容易解释:既然“述”与“宾”在述宾短语之间没有任何功能词(例如(2)的“V”与“NP2”的关系),由短语变为词的可行性比较大;然而,施事主语和谓语之间给轻动词阻挡(例如(2)的“NP1”与“V”的关系),碍于“词汇完整性假设”,这样的短语不能直接变为词,因而不能进行词汇化。

六 客体与主谓式复合词的形成

为什么以客体作为主谓式复合词的数量相对比较少?过往学者认为属于名词的主谓式复合词是离心构式(例如“冬至、兵变”),跟那些属于向心(endocentric)构式的述宾式、述补式、偏正式和并列式不一样(Chao 1968, 汤廷池 1989 等)。离心构式或许是造成主谓式的数量比较少的原因。然而,“离心构式”说有几个问题。第一,虽然Chao(1968)认为所有主谓式都是离心构式,但汤廷池(1989:160 脚注15)指出,大多数以形容词为述语的主谓式在词性上属于形容词,例如“面熟、心烦、性急”,勉强可以说是向心构式。如果主谓式形容词属于向心构式,为什么这种复合词的数量仍然是那么少?第二,汤廷池(1989)认为主谓式是汉语“唯一”的离心构式,Chao(1968)却在别的复合词里仍然找得到很多离心构式的例子,例如“本分、外行、四海、买卖”。为什么其他复合词可以有离心构式,但对整体数量却没有影响?我们先从形式方面探讨主谓式复合词的问题。主谓式的内部结构可以用树形图(5)来表达。

(5)



由主谓式所形成的关系是“主谓关系”(predication)。树形图(5)的主语“N”和谓语“V”直接结合,没有任何功能词。Stowell(1983)曾经提出主语可以直接跟谓语结合,不需要透过任何“中介”的功能词。虽然Bowers(1993)以至近年Dikken(2006)等主张主谓关系必须有功能词,但(5)的结构原则上是可行的。第一,功能词只出现在句法层面,因而复合词不能有功能词,否则违反了前文提及的“词汇完整性假设”。第二,汉语提供了证据(例如名词谓语句),证

明没有功能词的主谓关系更符合人类语言的经济原则(Tang 2001, 邓思颖 2002)。

不过,严格来讲,树形图(5)的结构仍然有问题。从句法来考虑,主语一般出现在指定语(specifier)的位置。按照目前句法学的合并(Merge)理论(Chomsky 1995),光有指定语而没有补足语(complement)的短语是不允许的。如果指定语和补足语的概念一样能适用于词法,那么(5)就是一个只有指定语而没有补足语的结构(因为中心语V的后面没有补足语)。

要确保(5)的N出现在中心语的前边,其中一种办法就是把N附接在V之上,形成一个附接语(adjunct)。^⑧如果复合词的客体最终分析为一个附接语,究竟树形图(5)的N和V形成主谓式还是偏正式?说它是主谓式,主要基于语义的考虑:表示客体的N是V所陈述的对象;说它是偏正式,主要根据形式的考虑:附接语是一个“附加”的成分(即“偏”)。由此可见,“主”和“偏”的分野在这种复合词里的界线似乎“模糊”起来。^⑨

假若凡是作为附接语的成分都分析为“偏”,那么,(5)的所谓主谓式就应该重新分析为偏正式。按照这个思路,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非常有趣的结论,那就是汉语词法的所谓主谓式复合词在形式上都应该分析为偏正式。关于这个结论,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复合词的主谓关系和修饰关系是一个功能的问题,不是形式的问题。“N+V”复合词究竟是主谓关系还是修饰关系?以“目睹”为例,朱彦(2004:127)理解为主谓式(主谓关系),但汤廷池(1989:157)却理解为偏正式(修饰关系),Chung(2006)甚至把这种复合词的“N”分析为“名转副词”(denominal adverb)。把“N+V”理解为主谓关系,显然着重“V”的陈述功能;把“N+V”理解为修饰关系,显然着重“N”的修饰功能。主谓式和偏正式的关系密切,正好回应前文提及汤廷池(1989)把部分主谓式新词分析为偏正式的可能性。

又例如“N+A”复合词,例(6)一般分析为主谓式,而例(7)一般分析为偏正式。它们主要的差别,就是例(6)的形容词具有陈述的功能,跟名词形成了主谓关系,例(7)的名词具有修饰的功能,跟形容词形成了修饰关系。

(6)眼红 手软 胆小

(7)火红 冰冷 雪白

如果从形式来考虑,上述两组的例子都应该拥有(8)的词法结构,“N”作为“A”的附接语,在形式上没有差异。因此,“偏正式”一词在本文纯粹表示一种形式结构,无论主谓关系和修饰关系的复合词都可以分析为偏正式,偏正式也不应该只用来描述表示修饰关系的复合词。表示语法关系的概念(如主谓关系和修饰关系)应该跟表示形式结构的概念(如偏正式)分开来,不能混为一谈。

(8)



第二,如果把主谓式复合词分析为偏正式,那么,主谓式数量之少,也许跟“N+V”偏正式相对不太普遍有关。Chao(1968,根据丁邦新的中译本)曾经指出,以动词为谓语的偏正式,“N+V”偏正式的“导生力仅仅是中等而已”,比不上以形容词和副词为修饰语的偏正式多。显然,形容词和副词比较容易做状语,所形成的偏正式复合词比较多;名词做状语比较少,因而所形成的偏正式复合词也比较少。^⑩

第三,即使“N+V”和“N+A”复合词都分析为偏正式,“N”在形式上是附接语,“N”也不能理解为施事。正如前文的结论所指出,没有轻动词就没有施事。显然,树形图(5)和(8)没有轻动词的出现,“N”也就不能获得施事角色。至于客体角色(或者其他的题元角色,例如工

具等)跟轻动词无关,“N”理解为客体也不足为奇。因此,从语料的使用频率来考虑,以客体作为主谓式/偏正式的情况跟以施事作为主谓式/偏正式的情况在本质上是不同的,施事的出现是一个“有”或“没有”的问题,客体的出现是一个“多”或“少”的问题。

附注

- ①“argument”可以译为“论元”或“主目”。本文按照目前语言学论文一般的习惯,把这个术语称为“论元”。
- ②在文献里,“客体”又称为“受事”(Patient)。
- ③使役谓语的宾语在文献上也可以称为“使役者”(Causer),有别于及物谓语的施事主语。
- ④周荐(2004)原文使用“定中格和状中格”(偏正)、“支配格”(述宾)、“陈述格”(主谓)、“补充格”(述补)等术语。这里的“其他”即包括他的“递进格”、“重叠格”和“其他”。
- ⑤朱彦(2004)的分类里,主谓式和述宾式基本上分属于她的“支配型谓词在后式”和“支配型谓词在前式”。
- ⑥利用“民~、官~”来造词似乎很普遍,跟英语形容词“civil、official”的用法差不多。张庆文向笔者指出“人造、人为、人治、海侵”的“人、海”似乎可以理解为施事,然而,我们认为这些词的“人、海”表示方式,应该有修饰的作用。
- ⑦石定栩(2003)、何元建(2004)等列举了一些以施事作为主语的多音节复合词,例如“旅客休息室、知青养猪场、敌机空袭目标、警察追捕对象”等。我们认为这些例子都属于短语(吕叔湘1979),拥有轻动词,允许施事主语的出現,而且有比较复杂的结构(顾阳、沈阳2001),跟本文所讨论的双音节复合词的地位不同。
- ⑧按照Chomsky(2000)的术语,形成指定语和补足语的合并叫“集合合并”(set-Merge),形成附接语的合并叫“成对合并”(pair-Merge)。Kayne(1994)基于理论内部的考虑,曾提出把主语分析为附接语。
- ⑨英语“The tomatoes grow”的主语是客体,它也可以作为名词的定语,例如“the tomatoes' growth”。
- ⑩“N+V”的“N”在意义上有一定的限制,基本上局限在表示工具和方式(透过隐喻)的名词(Chung 2006)。

参考文献

- 程湘清 2003 《汉语史专书复音词研究》,商务印书馆。
- 邓思颖 2002 经济原则和汉语没有动词的句子,《现代外语》第1期。
- 顾阳、沈阳 2001 汉语合成复合词的构造过程,《中国语文》第2期。
- 何元建 2004 回环理论与汉语构词法,《当代语言学》第3期。
- 克里斯特尔 2000 《现代语言学词典》,沈家煊译,商务印书馆。
- 李慧 2007 现代汉语双音节词组词汇化基本特征探析,《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
- 吕叔湘 1979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
- 石定栩 2003 汉语的定中关系动一名复合词,《中国语文》第6期。
- 汤廷池 1989 《汉语词法句法续集》,学生书局。
- 周荐 2005 《汉语词汇结构论》,上海辞书出版社。
-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
- 朱彦 2004 《汉语复合词语义构词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 Baker, Mark C. 1988 *Incorporation: A Theory of Grammatical Function Changing*.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owers, John 1993 The Syntax of Predication. *Linguistic Inquiry* 24, 591-656.
- Chao, Yuen-Ren(赵元任)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homsky, Noam 1970 Remarks on nominalizations, in R. A. Jacobs and P. S. Rosenbaum (eds.) *Readings in English Transformational Grammar*, 184-221. Waltham, Mass.: Ginn and Co.

- Chomsky, Noam 1981 *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 Dordrecht: Foris Publications.
- Chomsky, Noam 1995 Categories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Minimalist Program*. 219-394.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 Chomsky, Noam 2000 Minimalist Inquiries: The Framework, in Roger Martin, David Michaels and Juan Uriagereka (eds.) *Step by Step: Essays on Minimalist Syntax in Honor of Howard Lasnik*, 89-155.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 Chung, Karen Steffen 2006 *Mandarin Compound Verbs*. Taipei: Crane Publishing Co. Ltd.
- Dikken, Marcel den 2006 *Relators and Linkers: the Syntax of Predication, Predicate Inversion, and Copulas*.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 Fillmore, Charles J. 1968 The Case for Case, in Emmon Bach and Robert T. Harms (eds.) *Universals in Linguistic Theory*, 1-88.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Freidin, Robert 1978 Cyclicity and the Theory of Grammar. *Linguistic Inquiry* 9, 519-549.
- Grimshaw, Jane 1990 *Argument Structure*.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 Gruber, Jeffrey 1965 Studies in lexical relations. Doctoral dissertation, MIT.
- Hale, Kenneth & Samuel Jay Keyser 1993 On Argument Structure and the Lexical Representation of Syntactic Relations, in Kenneth Hale and Samuel Jay Keyser (eds.) *The View from Building 20: Essays in Linguistics in Honor of Sylvain Bromberger*, 53-109.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 Huang, C.-T. James(黄正德)1984 Phrase Structure, Lexical Integrity, and Chinese Compounds,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19(2), 53-78.
- Huang, C.-T. James(黄正德)1997 On Lexical Structure and Syntactic Projection,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3, 45-89.
- Jackendoff, Ray S. 1972 *Semantic Interpretation in Generative Grammar*.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 Kayne, Richard S. 1994 *The Antisymmetry of Syntax*.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 Larson, Richard K. 1988 On the 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 *Linguistic Inquiry* 19, 335-391.
- Stowell, Tim 1983 Subjects Across Categories, *The Linguistic Review* 2, 285-312.
- Tang, Sze-Wing(邓思颖)2001 Nominal Predication and Focus Anchoring, in Gerhard Jäger, Anatoli Strigin, Chris Wilder and Niina Zhang (eds.) *ZAS Papers in Linguistics* 22, 159-172. Berlin: ZAS.

On the Argument Structure of Chinese Compounds

Abstract It is observed that 'NV' compounds are relatively rare in Chinese. No examples of 'NV' compounds in which 'N' is interpreted as Agent can be found and 'N' is normally interpreted as Theme. The nonexistence of agentive 'N' in the 'NV' compounds is due to the lack of the light verb in their argument structure. It is further argued that 'N' in the 'NV' compounds is analyzed as a modifier, which is an adjunct morphologically. Whether the adjunct should be interpreted as the modifier or the 'subject' is subject to functional considerations, not syntactic considerations.

Key words compounds; Agent; thematic relation; argument structure; light verb

(邓思颖 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
(责任编辑 张燕来)